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 DESTRA E SINISTRA

## 左与右

政治区分的意义

[意] 诺贝尔托·博比奥 著  
陈高华 译

院图书馆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 DESTRA E SINISTRA

## 左与右

D09  
21

政治区分的意义

[意] 诺贝尔托·博比奥 著  
陈高华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意)博比奥(Bobbio, N.)著;陈高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1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6165-2

I. ①左... II. ①博... ②陈... III. ①左派-研究  
②右派-研究 IV. ①D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1819 号

---

**Destra e sinistra** by Norberto Bobbio

Copyright © Donzelli Editore, 1994, 1995, 1999, 2004, 2009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nzelli Editor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5-255

---

书 名 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  
著 者 [意]诺贝尔托·博比奥  
译 者 陈高华  
责任编辑 蒋卫国  
装帧设计 武迪 姜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5.25 插页 4  
字 数 80 千字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165-2  
定 价 17.00 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 英译者导言

1994年的大选使得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领导的短命的右翼联盟掌权,就在此前,眼下这本著作在意大利出版,随即在全国掀起一场风暴,一年之内售出了20万册,成为意大利最畅销的书籍。此后的许多个月里,它依然是非小说类的畅销书。正如诺贝尔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自己所指出的,如果意大利人想从中寻求在意大利急剧变化的政治图景中如何投票,那么他们必定会非常失望:这一著作纯粹是关注一种分析性区分,它的相关性远远超出了意大利及其政治的变迁兴衰。

作者指出的悖谬是,尽管左/右区分在意大利日益

受到挑战,但意大利议会场景已经从由中间派所支配的多党光谱,转变为一种更加两极化的体系,即两个联盟彼此对立,面临着左与右之间的绝然选择。当然,这种情形在显然偏好简单多数选举制(first-past-the-post)的英语国家也很常见(意大利在上次选举之前放弃了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而赞成简单多数选举制)。在许多方面,意大利就像是战后西欧的晴雨表,以一种较为敏锐的形式反映着一般趋势。当马克思主义左翼之星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冉冉升起之时,人们觉得它似乎会升得更高些;当对于左翼的冷漠和普遍迷惑弥漫于80年代之时,意大利的犬儒主义以及对明显日益腐败的政治体系的轻蔑,似乎胜过其他国家。尽管左翼在美国已然式微一段时间,然而因左翼衰退导致的对左/右区分的压制这一趋势,在欧洲还是较近的事情。

80年代,共和党占据着白宫,保守党在英国当政;1982年,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成为西德的总理,至今依然在任。正如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对英国形势的评论所示:“保守主义不仅是支配性的……它似乎是一

切城市里的唯一游戏。”<sup>①</sup>甚至在左翼把持着权力的地方，也没有了昔日的激进情绪，而在其未能执政的地方，它的社会主义则日渐销声匿迹。右翼似乎在一切地方都掌握着主动权，当这十年发生种种剧变之时，有人开始欢欣鼓舞地谈论“历史的终结”和特殊的国家形式——即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最后胜利，或许也就不会完全让人感到意外了。这一趋势持续着，今天我们看到，前共产主义者支配的意大利左翼联盟，由一位前基督教民主党的专家治国论者和大学讲师领导，具有一个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和劳动力的更大灵活性的纲领。

诺贝尔托·博比奥在这一著作中，首先驳斥了左/右区分完全已经过时的观念，之后论证了他自己关于这一区分的定义。

### 左/右区分所面临的挑战及其继续存在

当左翼和右翼在维持社会大部分人对其忠诚并因此在掌权上具有或多或少的同等可能性之时，这一区分是否

---

<sup>①</sup> Will Hutton, *The State We're In*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5), p. 58.

适当的问题还没有真正出现。但是,当左翼或右翼变得强大有力,以至于它似乎成了“城市里的唯一游戏”之时,双方都有理由默许对左/右区分的破坏。支配的一方显然有兴趣主张“不存在真正的替代选择”。不怎么明显的是,较弱的一方也有兴趣拒斥或至少缩减差异,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左翼政党当前所采用的策略中看出来。如果它感到其传统政策招致了许多公开的责骂,它可能会决定把自身不断宣示为全新的事物,某种超越了传统区分的东西(非左非右,或者结合了各方的正面价值,从而产生了一种现代的革新运动)。右翼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直处于优势,尽管这一点很明显,但是博比奥强调,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那时右翼为了继续存在而希望消解自身。在法西斯主义垮台之后,兴起了一股支持集体主义理想的浪潮,尤其是在那些曾被纳粹占领的国家。为了成为政治上的强势力量,诸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这样的传统主义政党不得不把自身打扮得非左非右,而且至少会为诸如社会凝聚力这样的价值说些好话。

然而,受到怀疑的政党一旦从修辞领域转入实际政治领域,所有这些废除左/右区分的主张就无法实现,这一事

实凸显了为何这一区分如此持久的问题。正如博比奥在第五章中详细论述的那样,这里的首要观点是,“左”与“右”并非绝对的术语。这一基本特点,在英国政治史上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宪章运动可以恰当地被认为是上个世纪上半期的左翼运动,但是在其终结 50 年后,与最初的妇女参政运动相比,它的成人普选权要求一点也不激进,而如今看来则显然是保守的。这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在一个时期是左翼或右翼的运动,并不必然在另一时期也如此。这不是它们作为政治术语之空洞性的证据,而只是表明了它们的相对性。左翼与右翼并没有代表两套固定的观念,它们只是从一代人转移到下一代人的轴。一切语词的意义都在时间中有所改变,但是,比如当社会主义与某种形式的公有制固定在一起时,存在于社会主义之前的左/右区分已经是欧洲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继续存在于那些宣称已经采用社会主义作为它们的经济体系基础的国家。

这一区分也被证明是持久的,因为政治就其性质而言是对立的,而且,民主政治的发展促进了多政党的形成以及两党制的演进,或者至少促进了围绕两个政治集团的两极化。博比奥常常提到这一区分是一个二分体,他的意思



是说，区分适用于整个政治领域（政治中的一切非左即右），其中的一对组成部分必定是对立的（政治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同时既左又右）。

左/右的隐喻始于法国的1789年国民会议，并被证明非常恰当。左翼与右翼代表着一种我们全都熟悉的空间二分体（一个物体必定要么在我们左边，要么在我们右边，不可能同时在这两边；此外，在我们面前直接有一个区域，在那里，被讨论的物体在左边还是右边不是很清楚，这一物体可以看做是中心）；但没有理由相信历史能够提出一个可供选择的隐喻，实际上，法国代表与会议主席的相对位置只是偶然的（当然位于右边的较为保守的贵族的位置，可能是他们日渐减少的特权的反映）。左翼与右翼说法的成功，显然不能归因于这一隐喻的巧妙，尽管它很有说服力，而应归于它所表达出来的政治区分的基本性质。

## 区分的性质

在维护这一区分之后，博比奥继续表明，左翼倾向于平等，而右翼倾向于不平等。这一理论在意大利新闻界引起了大量的争论，对于那些替代性的建议，博比奥在这一

著作末尾的“答批评者”一文中详细论述。较近的一个例子足以证明博比奥提出的区分标准的简洁性和有效性。大学教授亚历山德罗·皮佐尔诺(Alessandro Pizzorno)在1995年2月接受访问时,表达了他对平等/不平等标准的异议,并提出用包容/排他(inclusion/exclusion)标准替代。<sup>①</sup>在日益经济化的世界中,这种区分的吸引力很明显。对皮佐尔诺而言,本质问题是集体认同的成员资格,但博比奥回应说,尽管包容/排他是一个有效的区分,但它只是片面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为平等/不平等区分完全涵盖。给予移民全部公民权利可以看做是包容的一个例子,但它也意味着社会不再用民族差异来为公民权利的不同分配辩护,因此也是平等主义。<sup>②</sup>包容/排他涵盖了离散团体之间的区别,但无法处理更加等级性的区分。免费医疗保健显然是一项平等主义的政策,因为它使得低收入者有机会享受基本服务,但它不是包容。皮佐尔诺是因为20世纪晚期的一个特别紧迫的问题而提出他的

---

① A. Gnoli, “Caro Bobbio, ecco dove sbagli”, *La Repubblica*, 7 February 1995.

② N. Ajello, “I miei dubbi sulla destra”, *La Repubblica*, 10 February 1995.

标准,但是,当他承认“历史地来看博比奥是对的”之时,实际上就认可了他自己的主张的局限。

思考过这一主题的政治哲学家,几乎都注意到了平等与正义这一基本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博比奥认为,正义与两个原则相关:合法性(忠于法律)和平等(相同地对待相同者)。尽管正义是一个理想,然而平等却是一个现实。他在70年代写道:

不是其本身的正义或非正义使得两个弹子球完全一样[uguali]。根据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补偿正义(它涉及的是部分之间的关系)与分配正义(它涉及的是整体与诸部分之间的关系)之间的传统区分,正义应用的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的平等,可以在个体与其他个体、组织与其他组织或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发现。<sup>①</sup>

在进一步考察博比奥的标准之前,有必要阐明“平等”和“不平等”的意义,而且,由于我们现在涉及的是一个翻

---

<sup>①</sup> N. Bobbio, *Enciclopedia del Novecento* (Rome: Istituto della Enciclopedia Italiana, 1977), vol. 2, p.365.

译,更有必要注意原来的意大利文以及它与英文有怎样的不同。尽管用意大利文说两个弹子球是 *uguali* 一点也不奇怪,但用英文说两个弹子球是平等的就毫无意义。一本意大利语字典对于 *uguali* 给出的首要意义是“同样的”或两个或更多物体的同一性,而一本英语字典则会首先注明“具有同样的价值或重要性”。这种模棱两可导致了关于平等性质的许多争论,并且提出了平等的对立面是“不平等”还是“差异”的重要问题。<sup>①</sup> 翻译把争论、术语和模棱两可从一种语言传播到另一种语言,这在政治哲学领域尤其如此,“差异”在英语中被建议为“平等”的对立面,主要是指一种反社会主义的或后社会主义的价值。围绕这些术语的混乱,由此被认为是差异的对立面的平等被等同于一致性和单一的世界观,已经成了“后现代主义”把左翼等同于极权主义的合理证明。这一直以来与认为平等和差异完全相容的主张相对。<sup>②</sup>

---

① 博比奥在 1992 年的一篇报刊文章中表明了他对这一模棱两可性的意识,那时他说,平等的对立面“不是有些人曾认为的‘自由’,而是‘差异’(或不平等)”。Cf. “Sinistra e destra: una disticzione che non è finite”, *La Stampa*, 3 December 1992.

② Cf. M Rustin, “Equality in Post-Modern Times”, in *Pluralism, Justice and Equ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7–44.

“平等”的对立面是“差异”还是“不平等”，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定义“平等”的问题。博比奥解释说，唯有在教条式的乌托邦理论中，平等才会指“一切人在一切方面平等”，一种弥漫着整个社会的强制的或集中管理的“同一性”，这显然类似于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定义的“简单平等”。事实上，正如博比奥认为“一切人在一切方面平等”是不实际的，因而也是无意义的，沃尔泽也认为“字面意义的平等是一个应予背叛的理想”<sup>①</sup>。博比奥发明了 *egalitarista* 一词来指称这种严格的形式平等的拥护者，我把这个词翻译为“平均主义者”(egalitarianist)，它看起来是英文中与其逻辑上对应的新词。

因此，平等主义可以划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中管理方案和一种较为实用的方案，后一种方案探询三个基本问题：在何人之间平等？在什么方面平等？在什么基础上平等？所有的社会组织都涉及到平等和不平等的因素，在具体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差异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不平等可以看做是这种实用的平等的对立面，

---

<sup>①</sup> M.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83), p. xi.

差异则可以当做集中管理的平等的对立面。差异是一种正面品质,尤其是在富裕的西方,因为它意味着每一个个体发展他或她的特殊天性的自由。

诺贝尔托·博比奥煞费苦心地指出,女性主义不是关于差异的,实际上它是平等主义斗争的一个经典例子。妇女赢得了选举权,是因为社会承认男人与女人在政治领域没有差异,以及承认那使得她们失去选举权资格的公民身份。其他形式的无资格也逐渐被取消,把还有多少要做的问题先搁在一边,绝大多数人会同意,这种平等主义的斗争给了妇女比过去更多地发展她们自己天性的自由。因此,平等主义也完全可以主张为个体选择创造条件。博比奥引用了意大利重要的哲学家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的话,后者明确主张:“犹如收入、环境和公共服务,平等是我们的生活质量的一部分。……平等使多样性成为可能,使每个人作为一个人成为可能,它完全不同于抽象的极权主义的平等观念,后者意味着消灭那些所有不同的人们。”<sup>①</sup>

---

<sup>①</sup> M. Cacciari, “Dialoghetto sulla ‘sinistritas’”, *MicroMega*, 1993 4, p. 15.

在缺乏自然状态的明确限制之内，自由是关于个体以及个体的与众不同和自主的能力。正如博比奥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我是自由的”是一个可理解的陈述，而“我是平等的”则不是），平等是一种社会的善，而自由是一种个体的善。左翼和右翼都可以主张自由，但这一著作的重要论点之一是，自由不独属于任何一方。

## 其他区分

博比奥沿着两个基本轴划分政治体系：之前论述的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区分，即术语“左翼”与“右翼”所表达的区分，以及自由与独裁主义的区分。自由是启蒙运动以来引领着欧洲的另一个伟大理想。<sup>①</sup> 在现代意义上，自由代表着与过去和组织化的国家概念决裂，后者的那种亚里士多德式原型认为整体比各部分重要。

博比奥作为左翼，与众不同地没有把个人主义理解为一种负面价值，而是理解为现代国家、拒斥组织化的国家

---

<sup>①</sup> 法国革命中的另一个口号——博爱，也许只是修辞，或者是平等的更加情绪化的表达方式。兄弟是平等的，他们由亲密的血族关系联结在一起，也可以说是民族之子。

概念和虽不完美的人权发展的产物。无需探究博比奥在别处确定的所有人权类别,<sup>①</sup>就足以表明自由权利和社会权利是两种主要类别的观点,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类别的权利是彼此冲突的。左翼,它一般与社会权利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谴责右翼不惜以更广泛的共同体利益为代价,过分强调个体的自由权利,从而破坏共同体;右翼也谴责左翼破坏共同体,其理论基础就是认为它破坏了凝聚社会的宗教和传统价值。后者的主张更为脆弱,因为正如博比奥指出的那样,存在着大量的右翼无神论者和左翼信仰者;把右翼与传统主义联系在一起可以理解,但也常常让人误解。较近一段时期,右翼提出了更加清晰的论证表明,现代福利国家中社会权利的施行由于消除了个体对于家庭和共同体的个人责任,而破坏了共同体感。若把早期的黄金时代这一成问题的概念(其中共同体看护着其所有较弱的成员)放在一边,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福利国家倾向于把每一个公民当做一个个体来对待。它在国家层次上向个体征税,通常也是根据明确规定的国家标准给个体分

---

<sup>①</sup> 见 Bobbio, *The Age of Right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配福利。根据博比奥的说法，日益增强的个人主义与组织化国家概念的遗弃和人权及民主的兴起有关，在那里，个体公民在投票站完全孤立和秘密之处行使政治权力。因此，个人主义的兴起与左/右区分无关，而与自由与独裁主义的区分相连。一旦宗教自由在随宗教改革而来的宗教战争之后为人们接受，完全组织化的国家及其所统治的同质共同体就不再以其纯粹的形式存在。自那以后，这一过程持续着，左翼和右翼都感到一种显然的失落，前者是因为社会凝聚力的削弱，后者是因为社会等级的消匿。尽管共有一种失落感，温和左翼和温和右翼都不打算回到真正组织化的国家概念。无论如何，共同体在其较为正面的意义上，纯粹是一种文化现象，很难明白它如何可以被强加（它至多能够加以促进）。

因此，现代政治体系由两个完全分离的轴——左/右和自由/独裁主义——构成，这可以说是博比奥思想的基本方面。当前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自由的兴起，是现时代的伟大成就，尽管它不是左/右区分的作用，但是这一区分的原因，因为通过民主的政治竞争规则的确立，它允许政府在左翼与右翼之间轮流交替。